

西湖游览志余



西湖游览志余

〔明〕田汝成撰

浙江人民出版社

西湖游览志余 [明]田汝成撰 责任编辑 潘一平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96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5 字数264,000 印数1—7,000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3·173 定 价: 1.05 元

出版说明

《西湖游览志余》二十六卷，明代田汝成著。它和《西湖游览志》是姊妹篇。《西湖游览志》专记湖山胜迹，《西湖游览志余》则以记载西湖掌故轶事为主。作者不厌其详地叙述了自古以来在西湖留下踪迹的帝王将相、忠臣义士、骚人墨客、高僧名妓的故事、轶闻和题咏，还记载了以西湖为背景的传奇小说、风土人情、花鸟鱼虫。

这部书饶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浓厚的文学趣味。它搜集和保存了许多正史所没有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到南宋时代杭州的文化、经济生活和社会风貌。

书中记载林和靖、白居易、苏东坡的事迹甚多，并收录了历代诗人的题咏，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文学史的资料。至于传奇小说一类的叙述，虽较为简略，但亦颇有情致和文采。这类记述往往成为明末拟话本小说之蓝本，如周清源著的《西湖二集》，很大部分都取材于此书。更为难得的是本书还搜集了古代杭州的生活习俗，四时八节的赏心乐事，以及诸如艺花、堆假山、扎花灯等的技艺。书中所载的各种“禽戏”，写得活灵活现，很吸引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但是本书也存在不少糟粕，例如有的故事宣扬了鬼神迷信、因果报应，以及有一些黄色的描写，等等，都是要加以批判的。

本书根据丁丙的嘉惠堂本校订排印。限于我们的水平，如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三月

（此处为大量模糊文字，疑似为书籍正文内容，因清晰度不足无法准确转录）

目 次

出版说明

卷一至二

帝王都会····· 1

卷三

偏安佚豫····· 33

卷四至五

佞幸盘荒····· 60

卷六

版荡凄凉····· 86

卷七至九

贤达高风····· 110

卷十至十三

才情雅致····· 143

卷十四至十五

方外玄踪····· 230

卷十六

香奁艳语····· 265

卷十七至十八

艺文赏鉴····· 280

卷十九

术技名家····· 303

卷二十

熙朝乐事314

卷二十一至二十五

委巷丛谈330

卷二十六

幽怪传疑415

西湖游览志余卷一

帝王都会

杭州之名。相传神禹治水，会诸侯于会稽，至此舍杭登陆，因名禹杭。至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以主禹祀，又名余杭。秦置余杭县，隋置杭州。窃谓当神禹治水时，吴越之区，皆怀山襄陵之势，纵有平陆，非浮桥缘延，不可径渡，不得于此顾云舍杭登陆也。《说文》：“杭者，方舟也；方舟者，并舟也。”《礼》：“大夫，方舟；士，特舟。”所谓方舟，殆今浮桥是也。盖神禹至此，溪壑萦回，造杭以渡，赵人思之，且传其制，遂名禹杭耳。

钱塘之名。刘道真云：“唐元和中，功曹华信议立此唐，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一斛者与千钱，来者云集；俄云不复用矣，民皆弃去，而唐成，故名钱唐。”《世说》又云：“晋时沈姓者，令钱唐，诡民致土筑唐，而钱实不给。”至唐时，避国号，加土于唐，改称钱塘。然秦时置会稽郡钱唐县。而《史记》亦云：“秦始皇下丹阳，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则钱唐非始于晋、唐时明矣。考之《释文》，“唐，途也。”钱，古箴姓。岂秦、汉间有姓钱者居此，或筑堤捍水，而遂系之以唐欤？

杭地属吴、属越，诸家为说不同。以为属吴者，《淳祐志》引

《吴越春秋》所载：“越王勾践入臣于吴，群臣送至浙江，临水祖道。”又载：“吴王夫差为越所败，而走止秦余杭山。”又《史记》：“楚威王伐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遂谓吴、越必以浙江为分界。以为属越者，杜佑《通典》、欧阳忞《舆地广记》皆云：“春秋时属越，越败属吴。”东阳王象之本其说，谓：“钱唐旧为越，自夫差败越，地始入吴。”虽皆知为越地，而未知分界所在。惟《太平寰宇记》引《吴地记》云：“越国西北界至御儿，即携李。”本嘉兴府崇德县，有御儿乡，有水名语水。“语”与御通。则是吴、越以御儿为分界。二说各有所据。今考之，当以后说为是。《春秋》：“鲁定公十四年五月，于越败吴于携李。”杜预注云：“嘉兴县南携李城。”又《史记·世家》：“阖闾十九年伐越，勾践迎击之携李。”贾逵注云：“携李，越地。”据此，则携李以南为越境，杭在其中矣。此杭为越地，一也。《吴越春秋》：“勾践既臣于吴，夫差赐之书，增其封，东至句甬，西至携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越绝书》作武原，今海盐是也），纵横八百余里。”且谓：“越本兴国千里，吾虽封之，未尽其国。”则是所封之地，皆越故疆。又《越绝书·越地记》云：“语儿乡，故越界，本名就李，即携李，吴疆越地，以为战地，至柴辟亭。”《吴地记》云：“柴辟亭到语儿、就李，吴侵以为战地。”则吴、越疆界，尤极分明，此杭为越地，二也。若《淳祐志》所引，皆有可辨者：其一为越群臣祖勾践于浙江，遂谓吴、越以浙江为界，殊不知是时勾践方保栖会稽之山，浙江以西，皆为吴有，宜其祖道止于江滨也。其一谓夫差走余杭山，则谓余杭在吴境内，殊不知吴自

有秦余杭山。《姑苏志》云：“阳山，又名秦余杭山，在长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栖于此死，因葬焉。至今号夫差墓。”又《越绝书·吴地记》云：“秦余杭山，去毗陵县五十里，近太湖。”今余杭去长洲太湖远甚，岂可以名之偶同，强合为一？且越在东南，吴在西北，吴王不西北走苏、常，而反东南走余杭，必无此理。其一谓“楚伐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则浙江之西乃吴地。殊不知此句自有两义：所谓故吴地者，言越故取于吴者也。所谓“至浙江”者，言并越原有之地而尽取之也。岂可概以为故吴地乎？《皇极经世》以其辞不别白，故于楚灭越，尽取其地之下，书曰：“东开地至浙江。”则是浙江以西，本非吴境，乃楚因越地而开者也。合是二说，则郡志之误，可以涣然无疑矣。

钱镠，字具美，杭州临安人。临安里中有大木，镠幼时，与群儿戏木下，镠坐大石，指麾群儿为队伍，号令有法，群儿皆惮之。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县录事钟起，有子数人，与镠饮博，起尝禁其诸子，诸子多窃从之游。豫章人有善术者，望斗牛间有王气。牛斗、钱唐分也，因游钱唐；占之，又在临安，乃之临安。以相法隐市中，因求其人。起与术者善，术者私谓起曰：“占君县有贵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视君之相，贵矣，然不足当之。”起乃置酒，悉召县中贤豪为会，阴令术者偏视之，皆不足当。术者过起家，镠适从外来，见起，惧，反走，术者望见之，大惊，曰：“此真贵人也！”起笑曰：“此吾傍舍钱生，博徒尔。”术者召镠，熟视之，顾起曰：“君之贵者，因此人也。”乃慰镠曰：“子骨法非常，愿

自爱。”因与起诀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质吾术尔。”明日，遂去。起始纵其子等与缪游，时时贷其穷乏。及缪贵，辟起为宾客。

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鉴镇将董昌募乡兵讨贼，表缪偏将，击郢破之。是时，黄巢众已数千，攻掠浙东，至临安。缪曰：“今镇兵少，而贼兵多，难以力御，宜出奇兵邀之。”乃与劲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锋度险，皆单骑，缪伏弩射杀其将；巢兵乱，缪引劲卒蹂之，斩首数百级。缪曰：“此可一用尔，若大众至，何可敌耶？”乃引兵趋八百里。八百里者，地名也，告道傍媪曰：“后有问者，告曰：‘临安兵屯八百里矣。’”巢众至，闻媪语，不知地名，皆曰：“向十余卒尚不可敌，况八百里屯兵乎？”乃引兵还。

中和二年，越州观察使刘汉宏，与杭州刺史董昌构兵，缪击斩汉宏，乃奏昌为越州观察使，而自居杭州。昭宗拜缪为都团练使，寻进镇海军节度使。顷之，董昌以罗平鸟谿反越州，缪击取之，乃进缪封爵，而锡之铁券，曰：“维乾宁四年，岁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等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使持节润、越等州诸军事，兼润、越等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一百户钱缪。朕闻铭邓骘之勋，言垂汉典，载孔惺之德，事美鲁经，则知褒德策勋，古今一致。顷者，董昌僭乱，为昏镜水，狂谋恶贯，流染齐人，而尔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其机也氛祲清，其化

也疲羸泰，拯吴粤于涂炭之上，师无私焉，保余杭于金汤之固，政有经矣。志奖王室，绩冠侯藩，著于旗常，流在丹素，虽钟繇刊五熟之釜，窦宪勒燕然之山，未足论功，抑有异数。是用锡其金版，申以誓词，长江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卷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示天下。”繆如越州受命，还治钱塘，名所居营曰“衣锦城”，石鉴山曰“衣锦山”，幼所戏大木曰“衣锦将军”。

天复二年，封繆越王；天祐元年，改封吴王；开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吴越王。时有劝繆拒命者，繆不纳，笑曰：

“吾不失为孙仲谋。”竟受命，改临安为衣锦军。展饬塋陇，旌旗鼓吹，振耀山谷，童时钓弋之所，尽蒙以华屋，贩盐担簣，亦裁锦韬之。叹曰：“焉敢忘本！”一邻媪，九十余岁矣，携壶浆角黍迎繆，呼曰：“钱婆留，宁馨长进！”繆下车拜之。盖繆生时，光怪满室，其父欲不举，是媪强留之，故名“钱婆留”也。繆既置酒，父老高会。男妇八十岁以上者金尊，百岁者玉尊，时饮玉尊者十余人。繆执爵上寿，歌曰：“三节还乡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天明明兮爱日辉，百岁荏苒兮会时稀。”时父老闻歌，多不解音律，繆觉其欢意不治，乃高揭吴音以歌曰：

“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长在我侬心子里。”

歌讫，举座赧之，叫笑振席。二年，册尊繆尚父。长兴三年，繆卒，年八十一，谥武肃。子元瓘立。

武肃王起侧微，开国垂统，虽由天授，而其才智亦有过人者。在军中，恒倚危枕而寝，未尝贴席。榻置粉盘，夜有

所记，则画盘中；或发铜丸于外，以警宿直。尝欲广牙城以大公府，有术者告曰：“王若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如填筑西湖，以建府治，垂祚当十倍于此。”繆曰：

“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主者乎？有国百年，吾所愿也。”即于治所稍增广之。及忠懿归朝，钱氏霸吴越者凡九十八年。

元瓘，字明宝，善抚将士，好儒学，善为诗。使其国相沈崧置“择能院”，选吴中文士录用之。然性奢僭，治宫室。

天福六年，大火，烧宫室殆尽。元瓘避之，火辄随发。元瓘大惧，因病狂，是岁卒，年五十五，谥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时年十三，诸将皆少佐。佐初优容之，诸将稍不法，

佐乃黜其大将，国中皆畏服，卒年二十，谥忠献。弟俶立。

俶，字文德，宋太祖即位，赐俶“开吴镇越、荣文耀武功

臣”。开宝九年，俶率子惟浚等入朝，赐居礼贤宅，剑履

上殿，诏书不名。顷之，俶辞归，廷臣请留勿遣，太祖不

纳，竟遣之。曰：“善保汝国，尽我一世，足矣。”乃出

文字一匣，付俶曰：“到国阅之，途中勿启也。”俶归钱

唐，启阅，皆廷臣请留章疏也。泣下曰：“我何敢负官

家？”及太宗即位，俶遂纳土，改封淮海国王。辞国号，

封邓王，薨，谥忠懿。俶性谦谨，未尝忤物，虽身当除

国，而享富贵者七十年，子孙绳绳，比登旣仕，允称世家。

开宝初，忠懿王俶遣其臣黄夷简入见，太祖谓曰：“归与元

帅言，朕已于薰风门外建离宫，名‘礼贤宅’，以待李煜

及元帅，先朝者居之。今煜崛强不朝，吾已遣兵往矣。元

帅可暂来一见，慰我延想，即当遣还也。”忠懿王闻之，

遂入朝。太祖大喜，召宴后苑，时惟太宗及秦王侍坐；酒

酣，诏王与太宗叙兄弟齿，坐太宗上，俶叩头辞让，继之

以泣，方得免。俶后入朝，太宗亦宴苑中，安僖王惟浚侍焉。泛舟宫池，太宗手举御杯赐，俶跪而饮之，明日，奉表谢。其略曰：“御苑深沈，想人臣之不到；天颜咫尺，惟父子以同亲。”其优礼如此。忠懿王入朝，太祖为置宴，出内妓，弹琵琶，王献词曰：“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看郎玉楼云雨隔。”太祖怜之，起拊其背，曰：“誓不杀钱王。”

忠懿王时，有和尚行歌于市云：“还乡寂寂杳无踪，不挂征帆水陆通。踏得故乡田地稳，更无南北与西东。”或问其说，但云：“明年大家都去。”未几，果有纳土之应。

武肃王遣使于梁太祖，太祖问曰：“王于国中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带骏马。”太祖叹曰：“真英雄也。”选玉带一，名马四，赐之。及忠懿王入朝，进宝犀带于宋艺祖，艺祖顾谓曰：“朕有三条带，与此盖不同。”俶请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条，淮河一条，扬子江一条。”俶大愧服。二君所见，一投其所嗜，以羁縻其内附之心；一眇其所宝，以昭示宏远之略，皆用世之智也。

欧阳公《五代史》叙列国云：“闻诸故老，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颇疑吴越后自讳之。”宋时，王顺伯收临安府故碑，有石屋崇化寺幢，题天宝四年；明庆寺幢，题天宝五年；九里松观音尊胜幢，题宝大二年；水月寺幢，题宝正元年；招贤寺幢，题宝正二年；小明庆金牛玛瑙等九幢，皆题宝正；贡院桥柱，题宝正六年。至武肃王薨，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臣事中国。然则天宝、宝大、宝正三名，皆僭号也。至今寺中石塔，有吴越王并年号处，皆镌铲模糊，盖归宋纳土时所改，不识顺伯所

收，能尽录否耳？

吴越国治，在凤凰山下，乃唐以前州治也。其子城，南为通越门，北为双门，皆金铺铁叶，用以御侮。宋初，即其宫为州治。政和二年，郡守孙沔改筑双门，易以木石。宋高宗南渡，即州治为行宫，徙州治于清波门内。

钱氏之建国也，筑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薄钱唐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城门凡十：曰“朝天门”，在吴山下，今镇海楼；曰“龙山门”，在六和塔西；曰“竹车门”，在望仙桥东南；曰“新门”，在炭桥东；曰“南土门”，在荐桥门外；曰“北土门”，在旧菜市门外；曰“盐桥门”，在旧盐桥西；曰“西关门”，在雷峰塔下；曰“北关门”，在夹城巷；曰“宝德门”，在艮山门外无星桥。盖其时城垣南北展而东西缩。唐乾宁间，杨行密将攻杭州，携僧祖肩，密来瞰城，祖肩曰：“此腰鼓城也，击之终不可得。”又闻鼓角声，曰：“钱氏子孙当贵盛，未可图也。”其营屯凡六：曰“白壁营”，在城南上隅；曰“宝剑营”，在钟公桥北；曰“青字营”，在盐桥东；曰“福州营”，在梅家桥东；曰“马家营”，在修文坊内；曰“大路营”，在褚家塘。

钱氏铁券玉册，国除日，进之内帑。宋季兵乱，券沉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顺二年，渔人获而售之钱氏之后居天台者曰世珪。皇明洪武二年，大封功臣，取其券以为式，寻还其家。高季迪为之歌云：“妖儿初下含元殿，天子仍居少阳院，诸藩从此拥连城，朝贡皆停事攻战。岐王已去梁王来，长安宫阙生蒿莱，天目山前异人出，金戈双举风烟开。罗平恶鸟啼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归来父老拜旌

旗，酹酒捶牛宴乡里。轻裘骏马骄春风，锦袍玉带真英雄，诏书特赐誓终始，黄金镂字旌殊功。虎符龙节彤弓矢，后嗣犹令赦三死，尽言恩宠冠当时，天府丹书未逾此。摩挲旧物四百年，古色满面凝苍烟，天祐宰相署名在，寻文再读心茫然。古来保族须忠节，受此几人还覆灭，王家勋业至今传，不在区区一方铁。人生富贵知几时，泰山作砺徒相期，行人曾过表忠观，风雨斫薜埋残碑。”

旧传谿记有云：“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海门一点巽峰起，五百年间出帝王。”或云晋郭璞作。钱氏有国时，不欲其语闻之中国，更其末句云“异姓王”。苏子瞻作表忠观碑，特表其事，首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盖全用谿语也。

西湖游览志余卷二

帝王都会

高宗，徽宗第九子，母曰显仁皇后韦氏。宣和三年，封康王。靖康元年，金人犯汴京，以二帝北去，高宗即位于应天府。建炎三年二月，幸杭州，升为临安府。四月幸建业，十月还临安，定奠都之策。金人犯临安，出居越州，次温州；绍兴二年正月，还临安。在位三十六年，禅于孝宗，退居德寿宫，上尊号曰“光尧寿皇太上皇帝”，受养二十四年，崩，寿八十一，葬于会稽，陵曰“永思”。

太祖次陈桥驿，从仁和门入。高宗由海道过杭，闻县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师门名也。”驻蹕之意始此。

高宗南幸，舟泊岸，执政必登舟朝谒。行于沮洳，则蹶芒鞋。宰相吕元直顾同列，戏曰：“草履便将为赤舄。”既而傍舟水深，乃积稻秆以进，参政范觉民曰：“稻秸聊以当沙堤。”

高宗好养鸚鵡，躬自飞放，有士人题诗云，“鸚鵡飞腾绕帝都，暮收朝放费工夫。何如养个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帝书。”高宗闻之，召见士人，即命补官。

高宗尝宴大臣，见张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儿扇坠，上识是十年前往四明，误坠于水，屡寻不获。乃询于张循王，对